日講四書解義

孟子

德豐子

卷二十五之二十六

PL
2463
Z6J5
1677a
v.8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1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yuzhirijiangsish08unse

孟子　下之七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發明心性之學以見天人之合一也孟子曰人之主宰乎一身者惟心心乃人之神明具衆理而應萬事[illegible]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五

孟子 下之七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發明心性之學。以見天人之合一也。孟子曰。人之主宰乎一身者惟心。心乃人之神明。具衆理而應萬事。其體量至

楊光佐印

爲宏大。人能充滿其量。使全體大用。無一毫之虧欠。則必由於知性。性者。心所具之理。即事窮究。而洞然無疑。則理明而心之體全矣。夫此理在性爲健順五常之德。在天即爲於穆流行之本。非有二也。能知性。則性所從出之原。亦融會貫通矣。知天何事外求哉。君子達天之學如此。心固當盡。而又貴有以存之。心之出入無時。必常操而不舍。一動一靜。不使奪於外誘之私。性固當知。而又貴有以養

之。性之純然不雜。宜常順而不悖。勿忘勿助。不使違乎自然之則。心與性皆天之付於我者。存養如此。則天理常存。即所以奉承乎天而無違也。君子事天之學如此。然使知天事天。猶不能不惑於殀壽之故。而脩身之學怠焉。非仁智之盡也。惟盡心知性。至於洞徹之極。而殀壽不以貳其心。存心養性以脩其身。而俟夫命之自至。則天所付於我之理。毫無虧欠。而命自我立矣。豈非知天事天之全功

乎。人主繼天立極。時與天命相陟降。惟當格
物致知以窮理。存心養性以脩身。與天地合
其德。又何天之不可知何天之不可事。何命
之不可立哉。故禨祥禍福數也。而知天不在
乎是。郊壇享祀文也。而事天不盡乎是。禱祀
鬼神妄也。而立命不繫乎是。夫亦求之於身
心性命之實。天人合一之理而已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
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

非正命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順受正命之學也。孟子曰。凡人之生吉凶禍福遭遇不同。莫非天之所主宰。是謂氣數之命。然其中有正命焉。爲善而獲福。固謂之正。卽爲善而或蒙禍亦不可不謂之正。是蓋莫之致而至者。人但當順受乎此而已。是故知正命者。凡行險僥倖禍機所伏之地。皆所不蹈。必不立乎巖牆之下焉。所謂正命者謂何。君子平日存心養

性以脩身而氣數脩短聽之自然。全而歸之者。此正命也。行險僥倖自蹈危亡。如桎梏而死之類。此皆人所爲而非天之正命也。人可不思順受其正哉。孟子言順受。非茫無操持。聽之氣數適然之遭而已也。蓋盡道正順受之實。不愧不怍。則可以達天。自求多福。斯可以立命。孰謂天運不由於人事哉。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

得也。求在外者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戒人之妄求也。孟子曰。人之孜孜而求者不一。亦當辨其有益與無益耳。如求則得之。勤脩始能有獲。舍則失之。棄置即已遺忘。是得失係於所求。乃求之有益者也。此無他。仁義禮智。爲吾性固有之良。求其在我者也。焉有不得哉。若夫求之則有道焉。度於義理。而不可妄求。得之則有命焉。限於氣數。而不可必得。是得失不係於所求。乃

求之無益者也。此無他富貴利達非吾身固有之物。求其在外者也。而可以倖得哉。人亦當審所求矣。夫人之希心利祿者。往往以爲求之有益。孟子之所謂有道。即孔子之所謂進以禮退以義也。孟子之所謂有命。即孔子之所謂得之不得曰有命也。聖賢安命自脩之學皆如此。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此一章書是孟子勉人以盡性之學也。孟子曰。天下事物之理。其端有萬。然無不備於人性分之內。如有父子君臣。則仁義之理已備。有耳目視聽。則聰明之理已備。大而倫紀。小而事物。其當然之則。皆渾然具足於性中者也。而克盡其理者。則有安勉之不同焉。誠自反於身。而所備之理。皆實踐而無少虛假。則不待強勉。而一身之內。莫非天理之流行。樂孰逾於此乎。反身而誠。則仁在是矣。人不皆

自然而能。於是有求至乎仁之事。是殆莫切於強恕。人之遠乎仁者。由私意之間隔。誠能勉強力行。推己及人之事。則心公而理得。求仁莫近於此。其於皆備之體。無少欠缺。不猶夫自然而誠者乎。可見本體無事外求。而工夫在於實踐。萬物皆備。即仁也。體仁之實。莫大於誠。求仁之方。莫切於恕。中庸曰。明善誠身。又曰。忠恕違道不遠。聖賢盡性之學。有異旨與。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警人知道之意也。孟子曰。人日在斯道之中。則當盡夫明道之實。蓋天下之事。莫不有當然之理。與所以然之故。乃人倫日用之事。或日行之而不能灼知其所當然。或習熟矣。而不能察識其所以然。是以終身行其事。而不能知其道者。固甚衆也。蓋道即人而具。大而君臣父子之倫。近而視聽

言動之節。小而一事一物之微。皆道所貫注。日行日習而不能加明察之功。致使發於偏私乘於物欲。而日與道遠。庸衆固無責矣。體道之君子。顧可不自警省乎哉。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警人知恥也。孟子曰。人之所以得免於庸衆。而可入於聖賢者。全是一念羞惡之心。以激勵於前。而懲創於後。故人不可以無恥也。蓋爲不善而不能改。此己之

無所恥也。能以此爲深恥。自能遷善遠惡。而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孔子論士以行己有恥爲明體之學。此正善惡之關。而聖庸之介也。故聖賢重之。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此一章書是孟子戒人之忘恥也。孟子曰。羞惡者乃人生固有之良心。所係於人爲最重。蓋有此羞惡之心。則希聖希賢而日進於高

明。無此羞惡之心。則苟且因循。而日流於汙下。人可忽視此一念哉。世之失其本心者。勞心於機械。而爲籠絡之術。從事於變詐。而爲反復之行。人皆以爲深恥。而彼反以爲得計。若此等人。更何所用其愧恥之心乎。此心既失。則恥之一念。已不若人。將放辟邪侈。無所不至。更何若人之有。恥之係於人也。豈不重哉。夫人主之所以風厲天下。使之勇於爲善者。全在動其愧恥之心。故孔子云。有恥且格。

則知恥之一念發於寤寐淪於肌膚不可强也。誠以天下之人爲一不善若撻市朝之辱。非人君祓濯於上。百姓服教畏神於下。而能然乎。故大畏民志。又有恥且格之本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此一章書見君當以道重士。士當以道自重

也。孟子曰。賢者之係於人國最重也。以輔君德。則使之爲堯爲舜。以佐治理。則使之爲唐爲虞。所以古之賢王。好人道德之善。而忘己尊貴之勢。然君之所以重士者。以其道也。君重其道。而士先不能以道自重。則其本已失。何以爲輔世長民之具乎。所以古之賢士亦未嘗無所好無所忘也。其所樂者己之道。而所忘者人之勢。此非矯情輕世以明高。蓋抱道自重。使微動於勢分之尊。遂自喪其樂道

之實。故王公不能內致恭敬之心。外盡尊崇之禮。則不得數見賢者。數見且不可得。而况得而臣之乎。蓋虛懷下賢者。人君之盛事。故不嫌於屈己。而抱道自重者。士君子之大節。亦非同於自矜。古之君臣。相尚以道。往往如此。不如是。不足以得伊傅之臣。而止以來干時希進之士耳。其可忽乎哉。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

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窮達自得之學也。時人有宋句踐者。游說之士也。孟子謂之曰。子好遊於諸侯乎。吾語子以遊說之道。夫遊於人國。而人之知不知。不可必也。然內返諸心。所得在我。人知之。亦囂囂而自得。不以為

喜。人不知亦囂囂而自得。不以爲戚。則內重外輕。隨遇而安矣。宋句踐問曰。自得非易。何如斯可以囂囂乎。孟子曰。君子處世。固非徇物亦非矯情。蓋在我者重。則在人者自輕。如吾心所得之善。謂之德。恭敬奉持之而不敢忽。則天爵貴而人爵不足榮。吾身所守之正。謂之義。欣慕愛樂之而不敢違。則操履端而外物不能誘。斯可以囂囂自得矣。故士當窮而在下。則以所尊所樂者。守之爲義。而爲特

立獨行之操。當達而在位。則以所尊所樂者。行之爲道。而成濟世安民之業。惟其窮不失義。故處則爲幽人之貞。而士得己焉。惟其達不離道。故出則慰斯民之心。而民不失望焉。曷不觀於古之人乎。古之人。得志而在位。則以道義爲政教之施。而福澤加於百姓。不得志而伏處。則以道義爲脩持之具。而聞望著於當時。是窮非徒窮。有以獨善其身。達非徒達。有以兼善天下。此自得之實。而窮達之所

以一致也。何知與不知之足以動其心哉。孟子之所言。殆即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之流與。士君子必以此自命。而後處爲純儒。出爲王佐。而不違乎用舍之宜。朝廷必以此用人。而後處足以風勵天下。出足以潤澤生民。而可以收道德之效。孟子詎僅爲遊說之士言哉。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此一章書是孟子勉人以豪傑自待之意。孟子曰。天性之良。人所同得。而庸衆之蔽錮已深。賢哲之奮興獨力。故待文王之教化。而後感發興起於善者。此凡民也。若夫才智過人之豪傑。稟乎天性者既優。蔽於物欲者亦淺。其卓然自立。不因乎人。豈待文王而後興哉。人奈何自等於凡民而不以豪傑自待也。夫聖人不一。而獨舉文王為言者。教化之澤莫盛於文王。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

考遐不作人。言文王教思之無窮也。又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言文王作人之效也。天下豪傑少而凡民多。為人君者不當以卓立獨行。槩天下為豪傑。而當以化行俗美。變天下之凡民。其亦以文王為法而可哉。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此一章書見人不當以富貴動其心也。孟子曰。人生以道德為重。遭遇之隆盛。於己無加

亦於己無損。然非有過人之識量。鮮有不爲其所動者。今有人於此。以匹夫之微。而一旦附益之以晉卿韓魏之家。猝然投之於富貴而驕矜之意。不萌於中。滿假之色。不形於外。自視欿然謙虛。此必其內重而外輕。己大而物小。有遠過於人者矣。豈易得哉。蓋人之材。猶夫器也。器大則所受者大。器小則所受者小。不獨遺大投艱。難付之斗筲之器。即高爵厚祿。亦難載於淺陋之人。能淡視富貴者。即

其能肩任事功者也。能不爲寵利動者。即其
不爲患難移者也。持此以衡天下士。其亦可
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
死不怨殺者。

此一章書見王道無非以愛民爲心也。孟子
曰。好逸而惡勞。好生而惡殺者。斯民同然之
心。有逸而無勞。有生而無殺者。聖王因民之
治。至不得已而使民殺民。亦豈無道以處此

哉。如城郭之脩治。農田之耕鑿。吾意本欲佚民。而非此則民反不能常佚。是勞在一日者。佚在百年。其使民也實以佚道使之也。民咸諒其不得已而使之之心。雖勞而不怨矣。如盜賊之必刑。姦宄之必誅。吾意本欲生民。而非此則民反不得遂其生。是殺在一二人者。生在千萬人。其殺之也實以生道殺之也。民咸信其不得已而殺之之心。雖死不怨殺者矣。蓋勞民動衆。君子所戒。明慎用刑。聖人所

貴惟常存佚之生之之心而仍必致謹夫使之殺之之事況敢有非時之興作與恣意之刑戮乎哉所謂王道以人情爲端者亦審乎此而已矣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皥皥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此一章書是孟子言王道之大也孟子曰治

化之淺深由於主德。主德之純駁。驗於民風。是故行霸道而爲霸。霸者其小恩小惠易結百姓之心而生其感。其民風則見美市恩驩虞如也。行王道而爲王者。其深仁厚澤淪洽百姓之心而忘其德。其民風則廣大自得。皡皡如也。皡皡之氣象何如。民之所惡惡之。刑罰當其罪。雖殺之而民不知怨。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耕鑿安其常。雖利之而民無所歸其功。順民性之自然。而匡直輔翼之。是以民日遷

於善而忘乎上之教民風如此眞所謂時雍之治太和之化豈驩虞之可言乎蓋王天下之君子德盛化神凡身之所臨政教經歷之地便已民風丕變無不化而歸於善者凡心之所存神明默運之時便已從欲而治有至神而莫能測其所以然者天地之所覆載皆王化之所周流上下與天地同其運行焉豈如霸者之邀名市惠小補於一時一事而已哉夫王道霸道之不同所辨止在公私而其

量遂分大小。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此霸道之所以小也。無黨無偏。蕩蕩平平。此王道之所以大也。先儒謂王霸之辨。莫明於孟子。而言王道氣象之廣大。無有備於此章者。為人君者。當思其氣象為何如。而措之政事焉。則得矣。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此一章書言政教感人之異欲爲人君者審所尚也孟子曰人君有仁厚之言則百姓聞而知感有愷悌之聲則百姓聞而知愛二者均足以入人然仁言布於一時不如仁聲著於平日之入人爲尤深也人君有法度之善政所以防閑乎百姓有禮義之善教所以化導乎百姓二者均足以得民然善政以制其外不如善教以格其內之得民爲尤至也善政不如善教者何以言之善政則有法制禁

令之密。而百姓怵於爲非。有不咸遵約束而畏之者乎。善教則有禮樂陶淑之功。而百姓樂於爲善。有不懽欣鼓舞而愛之者乎。善政則經畫詳而民生遂。民生遂而國用充。可以得民財。善教則仁義行而民俗厚。民俗厚而忠愛生。可以得民心。以民畏與民愛較。以得民財與得民心較。善政之不如善教也。彰明較著矣。夫政教不可偏廢。後世但知令行禁止。爲國家之大務。而不知與民行。化民俗。措

天下於太平者則賴乎仁育義漸善教之爲功多也可勿審所尚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仁義之本心。而欲其加擴充之功也。孟子曰。人性之良。人所固有。能擴而充之。不可勝用矣。蓋人有所能皆

由於學。若不煩講習而自能者。此乃吾性本然之能。其良能也。人有所知。皆由於慮。若不假思索而自知者。此乃吾性本然之知。其良知也。所謂良知良能者維何。孩提之童。絕無知識。然未有不知愛其親者。及其稍長。知識有限。然未有不知敬其兄者。此非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乎。夫此愛親之心。乃吾性之仁所發。此敬長之心。乃吾性之義所發。仁義至大。我以爲見端於愛敬者。豈有他哉。蓋由愛

親敬長。一人此心。千萬人亦此心。仁義本天下之公理。而愛敬亦天下之同情。達之天下而無不然。可見仁義爲本心固有之良。無疑矣。是以王者因性牖民。莫先於明孝弟之義。親遜之成風。卽仁義之化洽。豈俟外求乎哉。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此一章書見聖心以虛受天下之善也。孟子

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未有所觸。則澹然若忘。一有所感。則虛而能應。如帝舜未登庸之時。耕於深山之中。所與居者木石。所與遊者鹿豕。以其形迹而觀之。何以異於深山之野人哉。然此時聖心之內。萬理淵涵。特無所感焉。斯停蓄而不覺耳。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以在人之善。而合乎聖心之善。隨感輒應。聞善言則急受之。見善行則急行之。融會貫通。殆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非聖心之

至虛至明。而能受天下之善若此乎。蓋人心之靈明。欲其常虛。欲其常靜。方寸之內。絕無畛域。絕無私累。而後可以受天下之善。况人君一日萬幾。善不善雜進。要使此心常如明鏡止水。自然妍媸立辨。於天下事泛應曲當。無不咸宜矣。可不以大舜爲法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敎人擴充其本心也。孟子

曰。人心至虛至靈。雖當物欲蔽錮之後。而本體之明。未嘗不時時發露於最初之一念。如事之不當爲者。初亦知其不當爲。事之不當欲者。初亦知其不當欲。此雖中材而下之人。斷未有無此一念者。迨一轉念。而利害惑於中。紛華動於外。初見爲不可爲者而竟爲之。初見爲不可欲者而竟欲之。此念一失。放蕩而不知返。本體之明。遂不可復問矣。人誠以義制事。斷然持之而無爲其所不爲。以禮制

心凜然防之而無欲其所不欲如此則所爲者皆合於宜所欲者皆當於理清明在躬志天心來復聖賢學問豈有餘事哉如此而已矣孟子之所謂無爲無欲即大學之所謂毋自欺也人常令此不爲不欲之一念炯然內覺不爲私欲所蒙是之謂察識卓然振拔不爲外物所誘是之謂擴充要豈外本心而求之哉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獨孤

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此一章書見人困而後能達也。孟子曰。昏愚每起於晏安。而聰明多生於憂患。人情大抵然也。在心之理謂之德。以理燭事。見於未然是爲德之慧。處事之方謂之術。因事循理。善其當然。是謂術之知。人之能有此者。恆由乎災患之來。動心忍性。磨厲而能然也。天下惟孤遠之臣。庶孽之子。處於危疑之地。而不能得乎君親。其處心也危懼。嘗專一而不敢肆。

其慮患也深遠。嘗精密而不敢忽。故能達於事理。而全乎忠孝之道也。此非德慧術知之生於疢疾者哉。由此推之。天下安危之數。不係於時勢。而係於人心。心常凜。則危可使安。心一肆。則安可使危。古人云。晏安酖毒。不可懷也。可不儆哉。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

物正者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列言臣品欲人以容悅為戒而思臻乎臣道之極也孟子曰人臣事君之道不同以富貴為念者不足言矣進此則有以功名為重者又有以道德為重者又有道全德備而忘乎道德之名者如有一等臣其事君也不知引君當道為事專務阿徇以求君之容己專事逢迎以求君之悅己此所謂患得患失之鄙夫奚足語於臣道哉有一

等安社稷臣者。其處心積慮。惟思措社稷於常安。雖犯顏而不顧。雖盡瘁而不辭。惟以安社稷為悅。此可謂忠貞之臣矣。有一等全備乎天理而為天民者。視道德為重。視功名為輕。必聖君在上。可以行其道於天下。以濟世安民。而後出而行之。必不肯小試其道以徇世。此惟伊呂之徒。方足以當之。此可謂天下之士矣。又有一等德盛化神之大人者。但正己而非有心於正物。然上而君感其德。自格

其非心。下而民化其德。咸歸於王道。此忘其爲之之迹。而大而化。化而神者矣。非聖人其孰能之。蓋國家必得忠貞篤棐之臣。匡襄輔弼。而後可以安社稷。必得道德純備之臣。正己率物。而後可以行王道。然使容悅之臣。閒雜乎其間。則雖功名之士。且不屑就。況道德之儒乎。故任人以圖治者。欲收事功道德之效。必自去容悅之臣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

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此一章書見君子性分之眞樂也孟子曰樂之在勢位者其樂淺樂之在道德者其樂深人皆以王天下爲至可樂不知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何謂三樂人生之所至願而難必者莫如父母兄弟之間此蓋有天焉而非人所能爲也若父母俱存而罔極之

恩可報。兄弟無故。而友愛之道可施。此天倫之盛事也。一樂也。人生之內省無疚者爲最難。非克己之盡不能也。誠於天所賦予之理備之而絕無虧歉。仰可以不愧於天。於人所當盡之道。行之而絕無虛僞。俯可以不怍於人。此性情之愉快也。二樂也。人生之所最難得者。廣其道於一時。而傳其道於後世。今則得天下明睿之才。而聚於一堂。講習討論以成其才。涵育甄陶以養其德。此教思之無窮

也。三樂也。三者乃天倫道德之眞樂。君子有此三樂。豈以王天下動其心哉。夫王天下之所以可樂者。非以其勢之尊。位之崇也。恩澤溥遍。則來四海九州之愛戴。德業隆盛。則繼聖帝賢王之道統。故古人不以勢位爲足重。而亦不以勢位爲可輕。誠使王天下者。彝倫攸敘。愼脩罔愆。而又得英賢輻輳。共襄太平。則安見勢分中遂無性分之樂也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

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此一章書是言性之得於天者至重也孟子曰內而德性外而事功皆君子所不敢忽然其中則有輕重存焉故澤被生民者君子之願也若土地則幅幀至廣人民則生齒甚繁恩澤可以遠曁君子寧不欲之然未免限於

方域。而君子之所樂不在乎此。若天下統於一人。居中可以制外。盡四海之民皆可得而撫綏安定之。是吾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豈非君子之所樂乎。然事功雖盛。而君子之所性不在乎此。君子之所性。得之於天。而盡之於人。雖達而在上位。大行其道。而非於性有所加。雖窮而在下位。不得行其道。而非於性有所損。蓋由本來之分數一定。既非有餘。亦無不足。非外至之境遇。所得而損益者也。

君子之所性果何如哉。仁義禮智四者本性之德而藴於心者也。君子心體清明。毫無物欲之累。故四德之根柢於心也。堅固而不可搖。其發越於外也。自光華而不可掩。則見其睟然見於面。而清和潤澤。莫非四德之流行。盎於背。而豐厚盈溢。莫非四德之充滿。其被於四體也。皆不待命令。而自然動中規矩。莫非四德之敷施。積中達外之盛如此。則君子之所性。豈窮達所得而加損者哉。孟子此言。

非薄事功也正以重事功堯舜之勳華不出性分以內之事人主以仁義禮智之天德發而爲永淸大定之王道則事功與性功詎有二乎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

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此一章書是勉人君法文王而行養老之政也。孟子曰。為政莫先於善俗。善俗莫先於養老。尚齒引年。三代所共。而良法美意。莫備於

文王。當日伯夷辟紂之虐。隱於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而興起曰。盍歸往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太公避紂之虐。隱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而興起曰。盍歸往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伯夷太公。天下之仁人也。天下有能善養老之君。則仁人皆歸往之矣。今以文王治岐之政言之。一夫受以五畝之宅。於牆下隙地。樹之以桑。使匹婦治蠶。而老者之衣足於帛矣。至母雞二。母彘。使無失

其孕字之時。而老者之食。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而不奪其農時。八口之家。仰事俯育。足以無饑矣。由此觀之。伯夷太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豈恃夫沾沾小恩小惠。家賜而人給之哉。不過制其田里。定百畝五畝之規。敎之樹畜。廣蠶桑雞豚之利。使之夫耕婦織。以各養其老。如是而已矣。蓋凡人年齒衰耄。則頤養爲急。五十之人。非帛不煖。七十之人。非肉不飽。不煖不飽。則是凍餒其民

文王之時。無凍餒之老者。正制田里。教樹畜。以養老之謂也。欲行王道而厚風俗。可不以文王爲法哉。後世人君。亦有能禮高年者矣。賜粟賜帛。意非不善。然朝廷之恩澤有限。而田野之利賴無窮。昔人云。君不奪農時。則國人有餘食矣。不奪蠶桑。則國人有餘衣矣。誠能行此。使人自爲養。又何事區區五更三老之具文也哉。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

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此一章書。是孟子言足民乃王道之本也。孟子曰。帝王之治天下。正德必始於厚生。禮教必興於富足。此斷斷然者。人君誠能三時不害。使民盡力於田疇。什一而征。上又薄收其稅斂。則野無曠土。而國無重賦。民可使富矣。

此開財之源得其道也。財之耗於食者甚多。人主必教民以時。朝饔夕飧。按時而食也。六畜果蔬非時者不鬻於市也。財之耗於用者無窮。人主必制民以禮。吉凶賓祭。必有其節也。豐歉貴賤。必有其等也。食不侈而用不濫。財不可勝用矣。此節財之流得其道也。民富而財不可勝用如此。豈非民生之至足乎。夫民非水火不生活。則宜其愛惜之矣。然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有吝而弗與者何哉。

爲其至足故也。聖人治天下。爲民開財之源
節財之流。使菽粟之多如水火。無不充然至
足。菽粟既如水火。則閭閻之間。有無相通。緩
急相濟。親愛和睦。而爭訟不興。家給人足。而
盜賊不作。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此可見足民
爲治天下之要道。聖王貴五穀而賤金玉。亦
在作之以勤。風之以儉。先之以輕徭薄賦。使
民衣食足而教化可興也。若不能足民而言
禮樂教化。不過苟且塗飾之具而已。豈聖人

教養之道哉。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此一章書是言孔子之道。大而有本。而學聖人者有循序漸進之益也。孟子曰。道莫盛於孔子。今以孔子之道言之。其自處者高。故其

視下者益小。如登東山。則魯處其下。有不小視夫魯者乎。登泰山。則天下處其下。有不小視夫天下者乎。以人之觀乎聖人之道者言之。觀其大。則小者不足觀。如海爲百谷之王。觀於海而見其浩渺。則支流衆派。不足論矣。聖人爲羣言之宗。遊於聖人之門而聞其言論。則諸子百家。皆緒餘矣。聖人之道之大也如此。然而有本焉。夫水惟其有本。所以有波流之湍急。故觀水者有術。亦觀其瀾而水之

有本可知矣日月惟其有明所以容光之隙明無不照觀於容光之必照而明之有本可知矣觀聖人之道者何以異於是然道固大而有本自學者言之豈能一蹴而遽至哉夫流水之爲物也不盈於科則不行而前進君子之志於聖人之道也必日積月累篤實於中而光輝發越於外然後可從容變化而造乎其極若所積不厚未至於成章則不能足乎此而達乎彼何由至於聖人之域哉人亦

宜從事於下學上達之功矣。蓋不知聖道之大。則苟安卑陋。而識見不宏。不知求道之序。則妄希功效。而心志不一。人其可小視乎道。而易視夫學哉。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危言義利之介也。孟子曰。聖人小人。相去懸絕。而其初止爭一念。如有

人焉。雞鳴而起。未與物接。一念方萌之時。但孳孳爲善。是雖未至於聖人之極。然所孳孳者聖人之事矣。是卽舜之徒也。有人焉。雞鳴而起。未與物接。一念方萌之時。但孳孳爲利。是雖未至於小人之極。然所孳孳者小人之事矣。是卽蹠之徒也。夫舜爲天下之至聖。蹠爲天下之至惡。其地位雖分天壤。而其界限則在幾微。一念爲善。則日循乎天理。不至於爲舜不止。一念爲利。則日淪於人欲。不至於

爲蹠不止是豈有他哉亦在乎利與善之間而已人可不謹稟乎哉故同一爲善也而爲善之念稍涉於功利稍近於名譽一毫間雜即流而爲利在聖學則爲誠與僞之由分在治道則爲王與霸之由辨故孟子危言之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闢異端而明時中之學也。
孟子曰。自學術不明。而異端紛起。吾道大中至正之理。幾不明於天下。如楊子之學。主於爲我。其意不以一毫利物。雖拔一毛之微。而以利天下。彼必不爲也。是非失之不及者乎。墨子之學。主於兼愛。其意以爲無不當愛。雖摩頂至踵。而可以利天下。皆爲之。是非失之太過者乎。子莫知楊墨之失中。度於二子之間而執其中。似與道爲近。而不知中無定體。

隨時而在有意執之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稱物平施之妙是執中無權變也與楊墨之各執其一者何以異哉君子所以惡夫異端之執一者蓋以其爲我則害吾道之仁兼愛則害吾道之義執中則害吾道之時中所舉者一端而百端之變化盡廢所以爲吾道害也夫辨爲我兼愛之非易而辨執中之非難堯舜相傳不嘗言執中乎不知聖人義精仁熟隨事因物而得乎自然之中其用至神

子莫則學未至。理未明。凡事膠執乎一定之中。其用至拘。所由愈執而愈遠耳。書云。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孔子云。擇乎中庸。得一善。然則主善擇善乃聖人用中之學也。異端焉足以知之。

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此一章書見人不可因所遇之窮而累其心之正也孟子曰凡事有當然之理譬之於飲食各有正味惟饑者之於食渴者之於飲嘗易覺其甘而不暇審擇是皆未得飲食之正味爲饑渴所害故也豈惟口腹爲饑渴所害不暇擇飲食之正味而易覺其甘人心亦爲貧賤所害不暇審富貴之正理而惟期其得矣人能無以饑渴之故厭貧賤而貪富貴以害其心則道勝而不爲欲所移天定而不爲

人所奪。又何不及人之足憂哉。所以君子自命。端貴卓立之操。朝廷用人。必崇恬淡之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庶乎其可與。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此一章書見聖人和中有介。而世之同流合汚者非和也。孟子曰。凡人和則易流。柳下惠以和稱。似必與世浮沉。隨俗上下。而不知未嘗一於和也。其視天下雖無不可交之人。而大義所在。則卓然不可回。其心雖無不可容

之物。而大節所關。則確乎不可拔。當其用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當其舍也。遺佚不怨。阨窮不憫。可窮可達。可潛可見。而是非得失之幾。義利公私之辨。較然不欺。截然有守。雖有三公之位。亦將敝屣視之。而不以易其介。然之操矣。其介如此。此所以為聖人之和也。若止論惠之迹。而不論惠之心。得無為同流合汙者所藉口哉。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

猶爲棄井也。

此一章書是言人學貴有成。不可銳始而怠終也。孟子曰。天下之事。慮始爲易。圖成爲難。人固有奮發一時。若聖賢之道德。帝王之事業。皆不難於旦夕取效。而其後力不能繼。進銳退速。卒於勞而鮮功者。此由持志不堅。故能發而不能收。使後效敗於垂成。而前功棄於一旦。深可惜也。吾謂有爲者。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譬若掘井然。不計功之難易。期於

得泉而止。若掘井九軔而不及泉。人不能得井之用。直自棄其井耳。人主負大有爲之資。必終始一致。勿倦於勤。則聖學進於無疆。王道底於有成。唐虞三代之治。不難致矣。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以誠僞立王霸之辨也。孟子曰。帝王道本無殊。而王霸心實有辨。以帝言之。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者。堯也。濬哲文明。

溫恭允塞者舜也。知則生知。行則安行。不待脩習。天性渾全。自然而然者也。以王言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者湯也。敬以勝怠。義以勝欲者武也。知則學知。行則利行。脩身體道。以復其性。勉然而然者也。夫帝王雖有安勉之殊。而仁義則皆實有諸己。此所以德崇而業廣也。若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此五霸者。初無仁義之實。而但假借仁義之名以文之。如尊王討貳。救患恤災。事非不美。而其心原

在於計功謀利。是欺世惑衆。形似而實不然者也。夫五霸之習於假也。自復一日。居之不疑。而不歸之於眞實。則本非其有。而彼竟不覺悟。亦安知其非眞有也。噫。時至春秋。世道日壞。功烈日卑。終難返於唐虞三代之盛。此邵子所以有五霸功之首。罪之魁之論也與。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

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發明古大臣正君之苦心。以垂戒後世也。公孫丑問曰。伊尹曰。予承先王付托之重。輔相嗣王。宗社安危實有責焉。今嗣王不順義理。予不忍習見其所爲之不順。而不爲匡救也。於是伊尹以冢宰攝政。放太甲於桐宮。使密邇先王。反身改過。當時民皆大悅。謂其能知天下大計。行權以匡君也。既而太甲處仁遷義。化而爲賢。又以冕服迎

歸反居於亳。當時民又大悅。謂其能積誠意以感悟嗣王也。由此觀之。賢者之爲人臣也。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而遷之。而仍無傷於事君之禮。與。孟子曰。伊尹之事。反經合道。變而得其正者也。嗣君一身。上關宗社之安危。下係生民之休戚。若非率德改行。何以上副先王付托之意。故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絕無一毫之私。凡爲人臣者。有伊尹之志。而爲其事則可。如無伊尹之志。則是覬覦神

器。竊弄威權。篡逆不軌。乃天下萬世之罪人也。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況顯有其迹者哉。後世亂臣賊子。每借聖賢不得已之事以爲口實。孟子此言。其垂戒遠矣。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此一章書。見君子之有功於世道也。公孫丑

疑君子之無事而食問曰伐檀之詩有云不
素餐兮言君子守志雖一介之取與必揆諸
道義不肯無功食祿也然則君子必居位而
有功於人國方可食人之食若不仕無功則
當耕而後食今乃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子
疑君子爲素餐不知君子之有功於人國者
甚大雖無卿相之位治教之責而上之可以
尊朝廷下之可以範風俗未嘗無事而食也
蓋君子居是國也苟爲君者能用其言則道

行於上。而國祚鞏固。國計充實。安富可期矣。
位望日隆。聲稱顯著。尊榮可致矣。苟爲子弟
者能從其教。則道行於下。而知愛其親。知敬
其長。入孝出弟矣。內有實心。外有實事。履忠
蹈信矣。定大計於社稷。導國人以興行。其功
非淺鮮也。是即安受祿養。亦道義之所當得。
詩所云不素餐兮。孰有大於君子者哉。蓋言
君子無求之節。則一簞一豆。敢舍有所不苟。
論君子維世之功。雖萬鍾千駟。亦安然受之

而不以爲愧。義有各當。不可執一而論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論士之志趣也。昔齊王之子有名墊者。問於孟子曰。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農工商賈。皆有當爲之事。士居其間。上無官守於朝。下無生業於野。果何所

事乎。孟子答曰。謂之士者。旣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而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惟高尚其志而已。墊又問曰。何以謂之尚志。孟子答之曰。士之尚志非他。志不在富強功利。在乎仁義而已矣。仁莫大於好生。如殺一無罪之人。卽損我好生之德。不可以爲仁矣。士之志。則以爲我若得位。必不殺一無罪也。義莫大於違利。如取一非所當有之物。卽乖我違利之心。不可以爲義矣。士之志。則以爲我若得

位。必不取非所有也。士既不爲不仁。則心之所居安在。惻隱之仁是也。鰥寡孤獨。吾欲視之如一體焉。士既不行不義。則身之所由安在。中正之義是也。綱紀法度。吾欲使之得其宜焉。士之尚志如此。則居仁而大人之體已具。由義而大人之用已全。雖未得爲公卿大夫。而仁育義正。以經綸天下者。取之此而裕如矣。達道之事。豈有外於隱居所求者哉。士之爲士如此。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此一章書是孟子言陳仲子潔身亂倫之非。所以維世教也。孟子曰。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大節。矯激沽名。皆非所貴。即如陳仲子不食不義之粟。不居不義之室。推其廉介之心。設若不合於義而與之以齊國。彼必卻之而不受。通國之人。無不嘖嘖稱道。信其爲賢也。

自吾觀之。此不受之義。不過好名之心。與舍簞食豆羹之義等。但可爲小廉而已。夫人道有莫大焉者。在家則爲親戚。在國則爲君臣上下。綱常倫理。萬世不易。不可以一日亡也。若亡親戚君臣上下。則人之罪莫大於是。今仲子避兄離母。內絕天性之愛。高蹈不仕。上乖事使之經。是虧莫大之節。負莫大之罪也。乃猶以其不食不居區區廉潔之小者。遂信其大節。以爲特立獨行之賢。奚可哉。觀此可

見士君子綱維名教當先立其大節苟欲飾譽釣名其弊必至於敗常亂俗不可不慎也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此一章書是設言古聖人之處變皆仁至義盡爲萬世臣子之極則也桃應問曰天下之

事處常易處變難苟極變之所至卽聖人處此有計窮而無可如何者假如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師其時瞽瞍或犯法殺人舜雖大孝不可以私恩廢天下之公皐陶雖稱明允不可加刑於天子之父則如之何孟子曰士師天下之平也職在守法瞽瞍雖天子父而殺人之罪不可逭使皐陶處此惟有執之而已矣不暇他計也桃應曰皐陶固以執法爲正然舜天子也以舜處此豈不能禁止之與孟

子曰。夫舜惡得而禁之。法者。天之所以討有罪。歷世相傳。不可變易。臯陶原有所受之。而非所敢私。雖天子亦不得廢法以縱罪也。桃應又曰。禁之既不可矣。然則舜如之何而可以全其父。孟子曰。舜大孝人也。知有親。不知有天下。使其處此。則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其心必謂朝廷不可廢法。而海濱足以避罪。必將竊負瞽瞍而逃。遵海濱而處。自屏於窮僻之地。以全其親。終身承顏順志。欣然於天

性之樂而忘天下焉既不枉士師之法復不傷父子之恩舜之可爲者如此而已由此觀之可見聖賢用心之極總不越乎天經地義之常處事者必如是而後無餘憾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

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此一章書孟子因見齊王之子有所感發而言性分之尊也。孟子嘗自范邑往赴齊國。適遇齊王之子望見其儀容氣體與人不同。喟然歎曰。人所居在尊貴之地。自然神氣發揚。以居而移其氣。所居尊貴。則奉養有豐厚之資。自然容貌充盈。以養而移其體。大矣哉居之所係乎。夫王子者非猶是人之子也與。王子所居之宮室。所乘之車馬。所衣之衣服。雖

極其華美。然猶是宮室車馬衣服耳。多與人同也。而王子之氣體獨若彼者。蓋以國君之儲貳。地勢尊優。自與常人不同。其居使之然也。夫勢分之尊。猶足以移人。況仁為天下之廣居。統天德而長萬善。以之居心。則心逸而休。以之居身。則身安且泰。君子居此。其太和之氣。道德之光。有不塞於兩間。發於四體者乎。試更以魯君之事驗之。昔者魯君嘗之宋。適時已向暮。門鑰甚嚴。魯君親自呼於垤澤

之門守門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音與我
君相似也夫呼於門者魯君而守者乃疑其
似宋君此無他故蓋二君者同居南面之尊
同享千乘之富居既相似故聲音亦相似也
居之移氣此又其彰明較著者然則居廣居
之君子德性中和其不同於常人更可知矣
是以膏粱文繡君子有所不願而人爵之貴
常不如天爵之尊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

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一章書。是孟子見當日諸侯交際有文無實。故發此論也。孟子曰。君之待士。祿養固不可少。而愛敬尤不容缺。若但廩餼以養之。而無親愛之意。此不過豢養之而已。猶夫以畜豕之道接之也。非親賢之誼也。若但親昵以愛之。而無尊敬之誠。此不過愛惜之而已。猶夫以畜犬馬之意畜之也。非遇士之禮也。夫

食而不可不愛。愛而不可不敬。則恭敬者豈徒在幣帛交接之文乎。必先有恭敬之誠積於中。而後有幣帛之文接於外。恭敬因幣而見。非因幣而始有。乃幣之未將者也。若徒以幣帛爲恭敬。儀享有餘。而誠意不足。恭敬而無其實。則亦豕交獸畜之類矣。君子一身之去就。皆視乎禮遇之重輕。若禮意或薄。惟有潔身而去耳。豈可以虛文拘留之哉。當孟子之時。世衰道微。在上者初無尊賢敬士之誠。

而惟恃幣聘之儀節。以羅致人才。在下者亦惟知戔戔幣帛之可慕。而弗察夫上意之誠否。上下交趨於利。而不揆乎義理之正。故孟子發是論以警之。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此一章書。是孟子勉人以盡性之實也。孟子曰。人之生也。氣聚而爲形與色。理全而爲天性。斯二者。非有殊也。氣不離乎理。理不雜乎氣。人之有形有色。卽天性之所在也。蓋天所

賦之理。原充滿於形色。在目爲明。在耳爲聰。在手足爲恭重。以至起居言動。莫不各有自然之理存焉。但衆人氣稟拘之於先。物欲蔽之於後。於是失其天性。物具而則亡。雖同然此形。無以踐之矣。惟聖人淸明純粹。無氣拘物蔽之私。其於天性。察之由之。無毫髮之不盡。故有是形。即有是性。如貌言視聽思則極於肅乂哲謀聖。實有以踐其形而無歉也。可見人不可徒具此形。而學必求造於聖。苟未

至於聖於性有缺節於形有虧則不可為完
　人矣可不勉哉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此一章書見三年之喪乃人子之至情而古

今上下之通義也。昔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爲太久。欲減其時月而短之。公孫丑不知救正。乃遷就其說曰。爲期年之喪。猶勝於止而不行乎。孟子責之曰。父子之恩。出於天性。親喪之不可短。乃至情之不容已也。今王欲短喪而子以朞爲勝於已。是猶或有人紾戾其兄臂而縛之子但謂之且徐徐縛之云爾。夫兄臂斷不可紾。豈以徐之爲差愈乎。不若動其至情。敎以孝弟之道。使勿復紾其兄之臂而

已矣。然則王欲短喪。子惟當啓以天性罔極之恩。懷抱顧復之愛。使彼仁孝之念。油然感動。自知親喪之不可短矣。奈何從而附會之哉。當是時。適有王之庶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得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公孫丑因舉以自解曰。爲朞之喪猶不可。若此數月者。又當何如也。孟子曉之曰。王子居生母之喪。情固無窮。而勢有不能。欲終其喪而不可得也。其傅爲請。雖加益一

日。亦得伸人子之情。猶勝於止而不加。况數月乎。我前所言者。正謂夫齊王莫之禁止。可以自盡其情。而弗爲三年之喪者也。豈可與王子例論哉。總之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自古聖王。未有不遵斯禮者。如殷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是也。春秋而下。世衰道微。於是有短喪之議。一見於宰我。再見於齊王。至漢景奉孝文遺詔。遂以日易月。而萬世踵襲其謬矣。其間非無仁孝之主。如晉武北魏孝文者。

毅然欲復古制。而沮於羣臣。旋復旋廢。君子
所以太息痛恨於文景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
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此一章書。言君子之教。因人而施也。孟子曰。
君子教人之心無窮。將使天下同歸於道。然
人之品詣或淺或深。時地或遠或近。有不可
執一論者。約其條目。蓋有五焉。造詣深至之

士學力既充。功候既到。君子但迎機指示。便豁然貫通。契悟甚速。譬之草木之生。種植栽培。人事已盡。一爲雨澤所潤。發榮滋長。勾萌畢達。此教之一也。次之有天資純粹。具其德而未成者。君子則成就其德。使無過無不及。以完其全體。又教之一也。又有天資明敏。有其材而未達者。君子則通達其材。使各就所長。充其所短。以盡其大用。又教之一也。外此又有質疑問難。挾一說以相証者。君子旁引

曲喻隨問而答以釋其疑。又教之一也。更有居不同地。生不同時。不必及門受業得之親炙。而聞風興起。私取其善而師法之以自治者。又教之一也。合此五者而觀之。人品不齊。時地或異。而曲成之功。無所不及。天地無棄物。君子無棄才。其造就人才之心。加惠於後學者無窮矣。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

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此一章書見道有定體。敎有成法。在學者下學而上達也。公孫丑苦於入道之難。因問於孟子曰。夫子之道。則誠高而峻絕無加矣。且美而純粹至善矣。宜學者之入道。如登天之難。似乎不可及也。何不稍爲貶抑。使凡人皆可以庶幾及之。而日孳孳自勉也。孟子曉之曰。欲知君子之敎。先觀曲藝而可矣。如大匠

教工人制器。必用繩墨。必不爲拙工之不善學。而改廢繩墨。羿教人射。必以彀率。必不爲拙射之不善學。而變其彀率。蓋成法所在。自不可得而變也。曲藝且然。況君子乎。是以君子於人。但示以求之之方。而不卽告以得之之妙。如致知。則教之以格物窮理。力行。則教之以躬脩實踐。至其知之豁然貫通。行之踐履純熟。則待其自悟自化。卽如射者教射。但引滿其弓以示之。而不爲之發矢。然雖不告

以所得。而其機隱隱指示於意言之表。躍然見於前矣。夫不發。則若隱而難知。而躍如。則固顯而易見。不遠不近。無過無不及。中道而立。以示學者。但人不知所從。則君子亦無如之何耳。若其能者。功深力到。下學上達。由所引之端。得不發之蘊。道之高且美者。何患無從入之途。而以不可幾及爲慮哉。由孟子之言思之。可見道無難易。惟在學者用力與否耳。公孫丑乃欲貶道徇人。不亦謬乎。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此一章書見出處隨時而道不可枉也。孟子曰。君子一身進退。以道爲體。身與道不可須臾離者也。當天下有道。則身出而道在必行。凡致君澤民之業。展布無遺。以道隨身而出。若以道殉身者然。當天下無道。則道塞而身在必退。凡致君澤民之具。卷懷而藏。以身守道而隱。若以身殉道者然。是則時見而見。時

隱而隱。君子一身無一日或離乎道。吾之所聞者蓋如此。若夫身雖顯而道不行。道雖屈而身不退。枉己以求合。希世以取容。汲汲於功名利祿而不計其道之得行與否。是乃以道而殉乎人者。徒喪其生平。而不能得尺寸之直。此不過妾婦之道。豈求志達道之君子而爲之哉。吾未之聞也。然則出處進退之間。當以己爲主。不當以人爲主。己爲主。則行藏之權在我。人爲主。則榮辱之權在人。賢人君

子斷無苟且以赴功名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此一章書見學者受教之心。不可以不誠也。

公都子問曰。滕更以國君介弟。來學於夫子之門。若在所當禮遇。而質疑問難之時。夫子或默而不答。何也。孟子曰。學者之從師。所以傳道受業也。貴有求教之禮。尤貴有受教之

誠。道之所在則師之。不可以有挾也。若矜其地勢尊重。挾貴而問。矜其才能優異。挾賢而問。又或生於吾前。挾長而問。又或有功於我。挾有勳勞而問。又或與我向爲知舊。挾故而問。是五者。當其發問之始。已無尊師重道。虛心求益之誠矣。有一於此。皆在所不答也。今滕更來學於我。胸中未免有挾貴挾賢之意。志驕氣盈。此不可不稍屈抑之。使知警惕。我所以不答者。正欲彼反身思過。改其滿損之

失。而致謙受之益耳。非禮遇之有疏也。乃知下問不可恥。予智不足恃。貴而自卑則益貴。賢而不伐則益賢。孟子此言眞萬世之師法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此一章書言過不及之弊。同歸於廢。欲人自勉也。孟子曰。凡人於處事待人。脩己之間。緩急厚薄。莫不有道存焉。以處事而言。豈無切

於我身當爲而不可已者。若於此不可已之事。乃止而不爲。則偷安之習多。振作之意少。究必至於逡巡畏縮。無所不已。終於廢棄矣。以待人而言。豈無出於至情。當厚而不容薄者。若於此當厚之人。薄之而不恤。則忍心日以勝。厚道日以衰。究必至於殘忍刻薄。無所不薄。終於慘刻矣。以脩己而言。學可以力圖。不可以驟致。若其進銳者。用意太急。施爲太猛。其氣易衰。究之果銳未幾。而怠忽隨之。其

退反速。終於倦怠矣。可見聖學王道。總貴得中。寧有恆以漸進。無欲速而鮮終。則無過與不及之病矣。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此一章書見理本一而分則殊。君子之施恩有等也。孟子曰。人物之生。原同一氣。而親疏厚薄。分則懸殊。君子之於物也。取之以時。用之以禮。固撙節以愛之矣。而不必有痌瘝一

體疾痛慘怛之誼愛之而弗仁也其於民也政以厚生教以正德固立達以仁之矣而不必有天性固結一本無二之恩仁之而弗親也然則於何而用其親有吾親焉天性之眞一本之誼必盡愛敬之誠以親之親其親而仁以及民使各得其所而已不得以篤於親者而槩施於民也仁吾民而愛以及物使咸若其性而已不得以愛吾民者而槩施於物也夫於無不愛之中而有輕重厚薄之序此

聖人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後世有麵爲犧牲。不忍殺物者。是以仁民者仁物。而失愛物之宜矣。無怪其築淮堰。而於民反有不仁也。又有愛無差等。施由親始者。是以親親者親民。而失仁民之道矣。無怪其無父。而於親反有不親也。倒行逆施。其弊遂至於此。可不鑒哉。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

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此一章書言仁知之道。當知所務也。孟子曰。君子之於道。貴乎得體用之全。尤宜審先後之序。如明燭無遺。謂之知。知者於天下之事。固無所不知。然非泛而求之。勞心於思慮之所不至也。有當務焉。隨時勢之不同。酌施行之緩急。如關係於治道人心民生國體者。則

急急焉勵精圖之。由是大綱舉而萬目張。凡天下之事皆可以漸及之矣。萬物一體謂之仁。仁者於天下之人。固無所不愛。然亦非家至戶到營營於心力之所不及也。惟急於親賢焉。有國者為天下而擇相。秉鈞者為天下而任賢。如其可以正君善俗利濟民物者。則急急焉務登進之。由是治人得而治法備。凡天下之人。皆不難以德周之矣。不觀之堯舜乎。堯舜之知。後世莫及。實未嘗物物而徧知

之。其所爲者不過成天平地厚生正德數大政急先務也。堯舜之仁。後世莫及。實未嘗人人而偏愛之。其所爲者不過咨牧命岳敷奏明試諸大典。急親賢也。然而後之言仁智者。未聞能駕堯舜而上之。而堯舜嘗曰。亦未嘗有不及知之事。不及愛之人。觀此可以知所務矣。不然者。知不急先務。仁不急親賢。譬之制服者。不能盡心於三年之喪。而於緦麻三月小功五月之輕者。則討論必極其詳。飲食

者放飯流歠至於不敬之大。而於齒決乾肉之小者。則沾沾致問不已。此其緩急輕重之間。失衡甚矣。此之謂不知務也。爲仁知而不知所務。何以異此。可見察察爲知。非知也。煦煦爲仁。非仁也。欲知臨仁覆。當法堯舜而可矣。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六

孟子 下之八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論梁惠王之不仁。以垂戒

天下後世也。曰。人君奉天子民。當以好生爲德。若殘忍不仁。無君人之德者。其梁惠王也。蓋仁主於愛。而施之有序。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以一念之不忍。極之萬物各得其所。是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若不仁者。貪暴爲心。流毒無已。始而民物被其禍。旣而戚屬亦及其殃。以一念之忿戾。極之衆叛親離。而不知止。是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梁惠王蓋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矣。公孫丑問

曰何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孟子曰梁惠王以貪得土地之故興兵搆怨糜爛其民肝腦塗地以戰而爭之至於大敗將復戰之恐不能取勝又驅其所愛太子申以殉之而至於死是因土地而禍及於民又因而禍及於子弟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始而荼毒生民後更摧殘骨肉梁惠王眞不仁之甚者哉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

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此一章書是追論春秋諸侯無王之罪見征伐當自天子出也。孟子曰。凡諸侯奉天子之命征討有罪。方謂之義戰。若春秋一書所載戰伐之事不一。然或稱名以譏之。或稱人以貶之。隨事寓貶。未有以爲合義而許之者。即其中不無借尊王之號。托仗義之名。如召陵城濮之戰。固有彼善於此者。然亦僅勝於悖理犯順之人耳。要不可謂之義戰也。何也。上

下者天下之大分。征伐者。天子之大權。分不可僭。權不可假。惟以上伐下。於是有征之名。若同是諸侯。勢均力敵。則爲敵國。未聞以敵國而相征者。敵國相征。是無王也。無王。是無義也。春秋之時。征伐自諸侯出。此其所以無義戰也。然則春秋之諸侯。非先王之罪人耶。孔子一字之褒貶。嚴於衮鉞。豈偶然哉。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

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此一章書亦爲好戰者而發。借武成一篇以垂訓也。孟子曰。書以紀事。所以傳信於將來。然亦間有虛張其詞。非當時實事者。苟學者不知所擇。盡從而信之。則聖賢之旨反揜於紀載之文。不如無書之爲愈也。如武成一篇紀武王伐紂之事。我於其間但取其二三策。如奉天伐暴。發政施仁數者而已矣。若其他如所謂血流漂杵之說。則有不可信者。何也。

仁人取殘除暴救民水火自無敵於天下今以武王之至仁伐紂之至不仁有不壺漿筐篚爭迎王師者乎亦何至血流漂杵如是之慘酷也由是觀之書之不足盡信也明矣後世黷武之主皆借武王伐紂之事以爲口實此由悞信書傳以致貽禍生民孟子舉此以爲好殺戮者之戒其意深矣抑血流漂杵指當日倒戈攻後者言非書詞之誣孟氏不過借以戒當時之嗜殺者耳此又不可以不知

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此一章書見人臣不當導君以戰伐之事也。

孟子曰。兵凶器。戰危事。先王不得已而用之。

非社稷生民之利也。如有人焉好爲兵家之言。以逢迎世主曰。我善爲陳。而坐作進退之有方。我善爲戰。而殺敵決勝之有勇。此其人。導君以興師構難窮兵黷武之事。上貽害於國家。下流毒於百姓。乃莫大之罪也。夫天下本不宜用兵。即用兵亦不必盡心於戰陳。誠使國君好仁愛民如子。則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自無與爲敵矣。不觀諸湯武之事乎。湯之始征也。南面而征則北狄怨。東面而征則

西夷怨。曰我等同在陷溺之中。乃弔民伐罪之師獨先彼而後我。何也。夫王師一出。而天下想望。誰與湯爲敵乎。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不過三百兩。虎賁之士不過三千人。其時紂旅若林。强弱衆寡。勢不相敵。然觀武王告商人之言曰。爾等無畏我之來。此正以寧輯爾等。非與百姓爲讐敵也。當時商民大悅。無不稽首至地。如獸角之崩而下觸者然。夫王言一布。而百姓悅服。又誰與武王爲敵乎。夫湯

武之時。兵不血刃。天下大定。若是者何也。蓋以征之爲言正也。天下之人。苦於虐政者已久。各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又何必用戰哉。既無用戰。又安用此善陳善戰者爲哉。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其即此善陳善戰之徒矣。後之事君者。往往不勉其君於王道。而乃談霸術以干進。騁武事以逢時。致使生靈屠戮。肝腦塗地而不之顧。斯豈非孟子之罪人也與。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此一章書見學者貴有心悟也。孟子曰。君子教人。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即曲藝可見矣。如木工有梓匠。車工有輪輿。其所以教人者。與之規所以爲員。與之矩所以爲方。成法一定。不可移易。此其所能者也。若就規矩中。習之既熟。用之既精。自有得心應手之妙。是之謂巧。巧不出規矩之中。而實神明於規矩之外。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大匠即

欲以之明示學者，而勢有所不能，則惟聽人之自悟而已。然則道之可言傳者，譬則規矩也；道之不可言傳者，譬則巧也。下學可以立教，而上達必由心悟。學者豈可徒恃教者之開導，而不求所以自得也哉。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此一章書，見古聖人性分自定，貧賤不移，富貴不淫也。孟子曰：人之情未有不因境而遷

者。當其處貧賤則有不安貧賤之心。及其既富貴又有侈然富貴之意。惟大舜當有鰥在下之日。所飯者乾糗。所茹者草蔬。境遇極其不堪。乃怡然自得。初無所慕於外。若窮約之遇。即終身焉。亦所甚樂也。其貧賤不移若此。及其明揚側陋之後。位爲天子。所被者五采之衣。所鼓者五絃之琴。所侍者釐降之二女。勢分極其尊優。乃坦然自如。絕無所動於心。若顯榮之遭所固有之。不自今日而始然也。

其富貴不淫又若此。夫人之常情莫不惡貧賤慕富貴。惟大聖人所性分定。窮而在下。無一毫之損。達而在上。無一毫之加。故處之若忘。無適而不自得也。此大舜有天下而不與之心。乃垂裳恭己。無爲而治之本也與。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此一章書是教人不可施虐於人。以貽禍於

親也。孟子曰。我向日但知殺人之親爲不可。今而後知殺人親者。其取禍甚烈也。何也。人之有父兄。猶吾之有父兄也。我若以戕人之父兄爲快。人亦將各思報復。往往身受其害。殺人之父。人亦必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必殺其兄。此往彼來。相加無已。乃天理所必然人情所必至者。然則雖非自殺其父兄。而所以致其殺者。實由於我。其去自殺父兄者。僅僅間一人耳。其實與手刃何異乎。爲人子弟。

誠念及於此。必不忍推刃及人。以蹈無窮之禍。卽人君之糜爛其民。而反中於身及其子孫者。亦可以惕然省矣。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其理皆可類推也與。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此一章書。是言當時横征之害也。孟子曰。先王立法。本有深意。後人不察。往往以仁民之

制。轉而厲民。卽設關一事可見矣。古之爲關者。原以備非常。第謹其管鑰。時其啟閉。有異服則譏之。有異言則察之。以之禦暴。使居者行者。得以各安所事。未聞以征稅爲務也。乃今之爲關者。盡失乎古人之意。凡商賈之來。行旅之至。出也有征。入也有稅。不以譏察爲事。而惟稅課是急。舉先王禦暴之具。適爲今人行暴之資。出於其途者。豈有幸乎。夫卽一關之設。而古今之相懸若此。昔爲良法。今爲

弊政可見本原不正無往而得先王之意不獨一關己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此一章書言人唯脩己方能化人也。孟子曰。天下事莫不有道。未有外道而可以率人者。如己之一身為人所觀法。必置身於無過之地彛紀脩明。動履罔失。由是躬範所昭皆向化革心。相觀而善。使不行乎道而在己有違

理之行。則其身不正。豈能正人。雖至近如妻子。亦不克導之使善矣。如我之使人。當令其可從。必工作有時。奔走有節。不奪務農之期。不踰公旬之額。人乃心悅誠服。趨事恐後。苟不以其道。而強人以難堪之事。則人所不願雖令不從。卽至親如妻子。亦弗能驅之應命矣。夫以妻順夫。以子承父。勢最易及。命最易從。乃非道則必不能行。然則爲人上者。可容一言一行之或違於道哉。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此一章書是勉人蓄德之意。孟子曰。人日求所以處世。而不知所以蓄德。則其自立者無具也。如人之謀生。孰不思俯仰贍給。乃一遇水旱之災。而不免於饑餓流離者。非由利不足之故耶。誠能周于利。而家有餘貲。倉有餘粟。則日用自能豐裕。雖處凶年。必不至轉乎溝壑。而遭喪亡之慼矣。故人不患年歲之或

凶患蓄積之不厚也。人之處世。孰不思能自竪立。乃一當世道之衰。而惑於異端邪說者。非由德不足之故耶。誠能周于德而仁義昭著。道德充滿。則識見自能堅定。雖處邪世。必不至搖亂煽惑。而受淫詖之害矣。故人不患邪說之紛紜。患脩持之不固也。要之所取乎士君子者。不徒一身可以自立。貴有其維世之權。當此風會日下。處士橫議。正當出其素所蓄積者。以救正人心。挽回世運。寧止不爲

陷溺已哉。此又孟子言外之旨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此一章書言觀人者當察其所安。不可以虛名許人也。孟子曰。安貧賤而輕富貴。士君子立身之大節也。若好名之人。意在干譽。欲以一時之矯廉。博取後日之美名。則雖千乘之國。亦能讓之而不受。要其人非眞能輕富貴者也。凡眞能輕富貴之人。必表裏一致。始終

一轍。苟非其人。則雖能讓千乘之國。而於小小得失。如一簞食。一豆羹。計較之心。忽不自禁。不覺發見於顏色之間。彼將謂飲食細故人之毀譽我者。必不在此。可以不事矜持。故勉其大而忽於小。而從前矯飾以干廉讓之名者。至此眞情畢露矣。乃知爲人者。當務乎其實。而不可飾乎其名。觀人者。當驗其所忽。而不徒信其所勉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此一章書見人君當知致治之要也。孟子曰。仁賢者。國家之楨幹也。才全德備之人。何代不有。惟人君能信用之。則朝廷有所倚賴。生民有所仰庇。苟信任不專。或外親而內疎。或始合而終間。則君子解體而思去。小人得志而竊位。雖有仁賢與無人同。而國空虛矣。禮義者。國之維也。惟有禮以正綱常。有義以酌時宜。斯等威立而民志定。苟處事存心。而縱

肆弗檢。則上凌下僭。國其有不亂者乎。政事者。國之紀也。惟有政以立大綱。有事以周庶務。斯經理具而國用裕。苟百度廢弛。而取用無節。則民貧國耗。財用其有能充足者乎。要之禮義由仁賢而出。政事以得人爲先。從來有治人。無治法。人君誠能任賢勿貳。一德一心。則明良喜起。可坐臻上理矣。甚矣用賢之爲要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

未之有也。

此一章書見得天下之必於仁也。孟子曰。天下適然之數。不能勝必然之理。如不仁之人。本無可以得國。然或上失其民。而厚施以愚衆心。竊柄以移威福。不盡得國也。而或得國者有之矣。至於天下。則億兆之衆。四海之廣。愜其心則附。非勢力所能脅也。感其誠則孚。非權術所能誘也。因偶爾得國。而遂疑其可以得天下。自古以來。未之有也。然則競天下

於力。何如取天下於仁。故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信哉。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此一章書見人君當愛民以保社稷。而勿自恃其尊也。孟子曰。國所恃以立者三。曰民。曰社稷。曰君。夫君爲民神之主。貴矣。而不知國

之所貴未有如民者蓋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無可尊之勢而有可畏之形其操重固無與倫矣若立社以報本立稷以祈穀無非爲民以祈報也不可與民並重而直居於次矣至於國聽於君疇勿仰其尊者然天生民而立之君以爲民也神之保佑由於民之愛戴否二者無以成君之尊又不可與二者並論而君爲輕矣何言乎民爲貴也蓋以草野丘民之心而實操天子至尊之精得其心則民心

之所歸即天意之所眷而爲天子矣若夫天子至尊也然得乎天子之心者不過爲五等之諸侯天子之錫貴不如丘民至如諸侯亦君也然得乎諸侯之心者不過爲三命之大夫諸侯之錫貴尤遠出丘民下矣民之貴爲何如乎何言乎君輕於社稷也蓋諸侯爲民而事神無以寧神即無以治民社稷危則更立賢者是君輕於社稷也何言乎社稷輕於民也蓋事神之禮不愆固無敢責望於神若

既成既備。春祈秋報。各以其時。然而恒暘爲旱。恒雨爲溢。既殫心於神。而神不能降福以庇民。則遷舊謀新。以庶幾錫社於民。是社稷雖重於君。而實輕於民也。以此知春秋尊王。正萬世人臣之義。孟子貴民。立萬世爲君之道。書曰。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自古宗社奠安。歷世綿遠者。未有不以懷保小民爲首務者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

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此一章書。是卽夷惠流風之遠。而發明其所以爲聖也。孟子曰。古之聖人。其制行高。其流澤遠。能以己之善。興起乎人。使人易惡以至善。不特爲一世之師。而實爲百世之師也。求其人。則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往矣。至今聞

伯夷之清風者。雖頑鈍之夫。亦變而有介操。不苟取也。雖懦弱之夫。亦變而有立志。不苟安也。柳下惠往矣。至今聞柳下惠之和風者。雖刻薄之夫。亦變而有敦厚之行焉。雖鄙隘之夫。亦變而有寬容之量焉。夫夷惠奮起於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也。使非聖人清和之極而能若是乎。百世且然。况生當其時。親炙其化者。其感發當何如乎。信乎夷惠之為百世師也。後之有志自

立者當知所取法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此一章書是明道不遠人之意也。孟子曰。所謂仁者非他也。人有此身。便有此天理。不可須臾離者也。合而言之。則仁之理。卽在人之身。人之身。己備仁之理。如親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序別信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仁非虛位。身非虛器。人與仁不相離。是之謂道矣。子思曰。率性之謂道。此之謂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此一章書。即去國一端。見聖人之從容中道也。孟子曰。聖人舉動。隨時處中。各當其可。無往非道。即如孔子去魯。則自言遲遲吾行。非有意於緩也。蓋魯乃父母之國。恩重於義。身雖去而心猶留。道可以遲。而孔子則遲也。其去齊。則炊不待熟。以手承水取米而行。非有意於速也。蓋齊爲他國。義重於恩。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道可以速而孔子則速也。可見道者天理之當然。聖人體道之全。一遲一速各適其宜如此。此所以爲時中之聖而垂法萬世也與。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之遇窮而非道窮也。孟子曰。當春秋時。孔子道大莫容。轍環天下。至陳蔡二國之間。絕糧七日。可謂戹矣。以大聖之德。宜乎得志行道。乃所如不偶。至困窮如此

者何哉蓋君子但能盡其在我不能必其在人陳蔡二國既無能用孔子之君又無能薦孔子之臣上下無交是以不免於厄耳使爲君者禮賢下士爲臣者推賢讓能則過化存神綏來動和之治何難立致惜乎莫之用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兹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此一章書見人當盡其在我不可專咎他人

也。貉稽曰。人得衆口稱譽則有所利賴。今稽
往往遭人訕謗。大不賴於衆口。將如之何。其
意蓋尤人也。孟子曰。學貴自立。何藉衆口。謗
從外至。無傷實行。人患不克爲士耳。士以聖
賢自命。自與流俗相忤。道脩而謗興。德高而
毀來。較之常人。衆口之訕愈爲多耳。不觀之
詩乎。邶風栢舟之詩有云。憂心悄悄者。實以
見慍羣小之故。此非爲孔子言也。然孔子當
日。栖栖皇皇。困於陳蔡。沮於齊楚。不免見慍。

而或重爲世道憂。其事實相類也。大雅緜之詩有云。雖不殄絕人之慍怒。而亦不墜己之聲聞。此非爲文王言也。然文王當日明夷蒙難。譖於崇侯。拘於羑里。亦不免見慍。而終不足爲聖德累。其事實相當也。夫聖如文王孔子。尚遭此謗。況其下乎。然則士患不克如文王孔子耳。果如文王孔子。雖多口復何病乎。可見凡人重者其責己必輕。誠能反躬自治。則衆口之謗。君子當益加警省。進德脩業。豈

其後然以人言爲不足恤耶。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此一章書見新民必本於明德也。孟子曰。爲人上者。皆欲民之善。而致民之善。必獨推賢者。蓋賢者欲明明德於天下。必先自明其德。不爲欲蔽。不爲物誘。在我之明德既明。然後使家國天下之人。同歸於明德。此則化導有源。不見其使。而若默使之者。今之爲治者。己

德未明。而徒責民之新。是本原之地。尚爲物欲所蔽。私意所累。雖法驅刑督。其能進斯民於作新之治哉。將見力爲使。而未必如其所使矣。可見以德化民。必以身先民。故堯典之平章協和。大學之齊治均平。皆由人主之明德致之。有治人之責者。可不先自治乎。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此一章書。言心學不可稍間也。高子遊於孟

門。而用心不專。故孟子警之曰。凡理義之心。人所固有。然危微之介。易開亦復易蔽。全視治心之人。操舍何如耳。不觀山徑之蹊間乎。如山中小徑。僅容人蹊步之處。未見爲路也。若倏然之頃。人共由之。往復不已。則遂成大路矣。其成路不難如此。若使成路之後。少頃之間。人跡罕至。則茅草復生。依然塞之矣。其阻塞甚易。又如此。然則人心非義即私。非理即欲。介然之義理暫忘。而不召之私欲立至。

道心之微何殊山徑。物欲之蔽何殊茅塞。瞬息之操舍。即判此心之存亡。良可懼也。今子畧知治心。旋即弛廢。是路已成而棄之。心本通而塞之。可不思所以用之哉。蓋人心道心。相爲消長。惟戒懼愼獨。則人心一歸於道心。存存不已。尚何間斷之有。古聖人朝乾夕惕。果行育德。良有見於此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此一章書是見論樂者當考其德不當泥其器以分優劣也。高子曰。嘗觀禹與文王皆聖人。各有樂傳於後世。然就二者較之禹之樂。殆尚於文王之樂。孟子曰。子謂禹之樂尚於文之樂何以知之。高子曰。樂之高下。視用之多寡。禹時之鐘其紐所繫。如蟲蠡而欲絕則用之者必多。而文王之鐘則不然。是以知之也。孟子曰。是一追耳何足以知聖人之樂哉。彼城門之軌迹其深獨異於城中者豈一車

兩馬之力能使之然與。蓋衆軌出入。必由於此。而日久所積故也。然則禹之追蠡亦前乎文王千有餘年。日浚用久而然也。文王之鐘。未久而紐全。使至千餘年之後。則其追亦如此耳。又豈可以分優劣哉。夫論古樂者須原本其功德。會通其性情。考論其時勢。而後能見作者之本意。高子之言。淺陋極矣。故孟子亦以淺近者曉之。然而固不易之論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

可復。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此一章書是見孟子不屈己以徇人之意也。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心切愛民。曾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賑之。至此將已去齊。適値其國又饑。齊之庭。未聞有恤民之方與救災之策。於是陳臻曰。齊國之人。望賑甚切。皆以夫子

將復有發棠之請以臻論之民情固可哀而
君意未可測勸之不從則失言矣殆不可復
乎孟子曰世固有勇於爲善者不察夫時義
之當然與否而必爲之雖足以取悅於人然
發不中節有害於君子之道以我今日而復
勸王發棠是爲馮婦之類也晉人有馮婦者
恃其勇力善徒手以搏虎卒能改行爲善士
是宜守此而不變節也一旦往之於野見有
衆逐虎虎方負嵎莫敢攖觸望見馮婦之來

相率趨而迎之。馮婦遂見獵心喜。攘臂下車。以徇其請。斯時也。衆皆悅之。以爲不拂其望。而爲士者乃相與笑之。以爲爲善之不終而不知止。予其可不量進退。輕身徇人。以爲士之所竊笑乎。蓋齊王既不能用孟子。則諫必不行。言必不聽。惟有引而去之耳。聖賢愛民之意。非不懇切。然欲其枉己以取辱。無異從井而救人矣。豈有爲之哉。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

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此一章書。是示人以性命之辨。欲其遏欲以存理也。孟子曰。天之賦於人者爲命。人之受於天者爲性。世之人莫不言性命矣。苐爲形役者。恒託於性以自便。而與理違者。又諉於命以自安。惟君子則異是。如人之具於一身

者。口目耳鼻四肢皆形體之所不能外也。各有所司。即各有所嗜。口之於滋味。目之於采色。耳之於音聲。鼻之於香臭。四肢之於安佚。此五者與生俱生。雖凡衆不能免。雖上哲不能遺。不謂非性也。然有遂其欲者。有不得遂其欲者。實有命焉。以默爲限制。君子惟安命而已矣。決不謂之爲性也。其不得也。固不強求。其得之也。亦有品節。豈謂吾性之所有。而可以逞之哉。是以命御性。而命爲重矣。君子

雖有不言性之時。至於形體嗜欲之外。又有當以性爲重。而不容自諉者。如仁主愛。而屬於父子。義主宜。而屬於君臣。禮主敬。而屬於賓主。智主別。而屬於賢否。聖人純亦不已。而天道屬於聖人。此五者。順逆常變。視其所遇。淸濁厚薄。視其所稟。不謂非命也。然皆生理之固有。此心之同然。不以聖而豐。不以愚而嗇。蓋有性存焉。而無可推諉。君子惟盡性而已矣。決不謂之爲命也。其淸且厚者。固益求

其至。其濁且薄者。尤務求其及。豈曰命之已定。而不復致力於其間哉。是以性衡命。而性又重矣。奈何世之人。徒知嗜欲之爲性。當節制而不節制。氣稟之爲命。當自強而不自強。安得不急舉君子以正之哉。蓋人心道心。總一不並立之勢。天理日長。則嗜欲日消。人但用力於父子君臣賓主賢否天道之間。則自不陷溺於聲色臭味安佚之內。所以復禮在是。所以克己亦即在是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
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
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
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
二之中。四之下也。

此一章書。是言學者當造其極。不可以一得
自安也。齊人有浩生不害者問曰。樂正子從
遊於夫子。其人品造詣。殆居何等也。孟子曰。
觀樂正子爲人。雖未卜其終身之成就。自其

今日所至言之。則可謂之善人。亦可謂之信人也。不害又問曰。何以謂之善。何以謂之信。孟子曰。人性皆善。故遇善者必愛悅。遇惡者必疾惡。若其人立身行己。合乎天理人心。但見可欲而不見可惡。則其有善無惡可知。所以謂之善也。至如好善惡惡。本有生以來眞實無妄之理。若其人躬行實踐。有自慊而無自欺。善皆實有於己。而無矯飾。則其實心實行可知。所以謂之信也。然而人之自期者。寧

僅如此已乎。進而上之。必力行其善而不已。
使所有之善。至於充滿積實。則性分咸備。雖
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粹白。而無不善之
雜。是之謂美矣。又如是而不已。則充實之美。
表著於外。其光輝也。不可過抑。將見其暢於
四肢。發於事業。而臻廣大高明之域。是之謂
大矣。然大而未化。猶未離乎迹也。惟大而能
化。有盛德而無矜持之勞。有至善而無作爲
之迹。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人力之不至。而天

機之自洽。是則所謂聖也。至於聖。則造道之功。至矣盡矣。其盛德淵微。而莫知其所以爲德。大業顯著。而莫知其所以爲業。蓋變化無方。陰陽迭運。有非耳目之所能窮。心思之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也。夫自可欲以至不可知。美大聖神。總基於善信。亦惟恃其擴充之力以馴致之耳。今樂正子固已居善信二者之中矣。而尚在美大聖神四者之下也。使不以善信自滿。而以美大聖神自勵。則他日造

詣吾又烏能限之哉。蓋聖賢爲學。本無窮盡。日進則日見不足。日退則日見有餘。故仲虺稱殷湯日新不已。周頌美成王緝熙光明。詩書之言。可爲萬世聖王進脩之法。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旣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此一章書。是言異端有反正之漸。不可絕之已甚。以阻其從正之路也。孟子曰。異端之與

吾道抗也。拒之不可不嚴。及其自悔而思反也。待之又不可不恕。如墨氏之兼愛。楊氏之為我。皆非吾儒中正之道。然兼愛者務外而不情。為我者太簡而近實。其相去猶有差別。故學墨者悔而逃去之。必歸於楊。蓋厭務外。必尚簡畧。所固然也。學楊者悔而逃去之。必歸於儒。蓋厭太簡。必求中道。又固然也。夫吾儒之道。人人所當共由。惟恐異端終於陷溺迷而不返。今彼既自知其誤。翻然一變。惟中

正之是歸則豈復念其舊惡峻以拒之哉斯受之而已矣奈何今之與楊墨辯者不取其今日之歸而追咎其既往之失以爲是嘗從無父無君之教者也而待之不少恕如追放豚既入其闌矣又從而羈其足斯不亦已甚之行而令人畏吾道之難反反阻其向往之路乎是誠儒者之過也由此觀之孟氏七篇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豈有私憾於異端哉正爲其鼓倡異論陷溺人心爲世道之害耳

使其翻然悔悟自新。則惟恐誘誨之不至。故陳相夷之之徒。皆反覆開譬。引之於儒者之道。聖賢與人為善之心切矣。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此一章書見為人君者於取民之中。當存愛民之意也。孟子曰。國家之用無窮。百姓之力有限。豈獨橫征厚斂。足以病民哉。即惟正之

供亦必審其緩急而撙節愛養之。人君不能自織而衣也。於是有布縷之征。不能自耕而食也。於是有粟米之征。不能躬親輿作也。於是有力役之征。是三者之有常經。乃百姓以下奉上之義。然三者之不忍並取。乃人君以上恤下之仁。所以君子不得已而用其一。則必緩其二。布縷取之於夏。蠶事成也。粟米取之於秋。百穀登也。力役取之於冬。農事終也。豈有一時並用者哉。若并用其二。則民不堪

命而有饑殍矣。并用其三。則民力殫亡而父子不能相保矣。豈不重可念與。君子愛民之心。裕國之道。全在於能緩。蓋朝廷緩於一時。而百姓已食無窮之福。上無損於國計。下有益於民生。亦惟在斟酌變通於常賦之中而已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此一章書是言爲人君者當知所寶也。孟子

曰有國家者必明於輕重之理然後好尚端而可以有安而無危諸侯之所當寶者有三土地所藉以立國人民所藉以守國政事所藉以治國此其所當寶者也知土地之爲寶則墾闢之必盡知人民之爲寶則撫字之必周知政事之爲寶則經理之必至如是則得所寶而國安矣若珠玉者所不當寶者也以珠玉爲寶則必貴異物而賤用物開奇技淫巧之漸好侈靡而忘節儉啟驕奢淫佚之端

殃必及身而國危矣。夫人主以天位爲大寶。土地人民政事皆所以安天位者也。故尤當愛惜鄭重之。凡奇異之物無裨實用者皆珠玉類也。爲人君者可不慎所寶與。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爲恃才而不聞道者戒也。昔有

盆成括者。方其仕齊之日。孟子聞之。以其恃
才而得位。測其必敗。曰。死矣盆成括。後盆成
括果見殺。門人問於孟子曰。先事之知爲難。
夫子何以知盆成括之將見殺也。孟子曰。人
非有才之難。有才而善用其才之爲難。今盆
成括有機械變詐之能。是特小有才耳。未聞
君子之大道。以涵育熏陶之。則必恃才妄作。
適足以賈禍而已矣。予何難先事而知哉。蓋
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君子而有才。足以

致治。小人而有才。適以取禍。凡巧僞詐佞工諛取容者。皆小人之才也。有用人之責者。可不慎所擇與。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大道爲公之心。見諒於當時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宮。適有織而未成之

屨置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人問於孟子曰。若是乎夫子之從者廋匿人物也。孟子曰。子以吾之從者爲竊屨之故而來於滕與。或人遂悟其非曰。從者之來。豈爲竊屨。但夫子之設科條以待學者。其有既往之失。不追責之。其有潔己而來者。不拒絕之。苟以求道之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夫子待人之宏如此。豈能保其他哉。蓋聖賢視天下無棄人。不督責其既往。不逆料其將來。但取其自新之一念

而已。或人非能知孟子者。然其言有合於聖賢立教之旨。故門人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教人以擴充仁義之學也。孟子曰。仁義者。人人固有之良。惻隱羞惡之心是也。如惻隱之心。偶然觸發而有所不忍。羞惡之心。偶然激勵而有所不爲。此心也人皆有之。乃因氣拘欲蔽。不能全其本心之良。而所忍所爲者多矣。人能充滿其惻隱之心。達之於其所忍者。皆不忍焉。則天理周流而仁在是矣。充滿其羞惡之心。達之於其所爲者皆不爲焉。則處事有制而義在是矣。又豈

待外求哉。如害人者人所不忍。人能將無欲害人之心。充之滿其分量。則念念皆仁。推之以仁民愛物。而仁不可勝用矣。如穿踰者人所不爲。人能將不爲穿踰之心。充之滿其分量。則事事皆義。推之宰世御物。而義不可勝用矣。由無穿踰之心而推之益密。更非一端可盡。夫爾汝者輕賤之稱。人或貪昧隱忍。不得已而受之於人。其中必有慚愧不欲受之實。人能擴充此心。凡一毫苟賤汙辱之事皆

所不爲無所往而不爲義矣。且不但此也。凡人應酬語默之間。不可稍存苟且窺伺之意。如未可言而言。是以便佞而揆取人之意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隱默而揆取人之意也。其心暗昧不明。充類至義之盡。亦皆穿踰之類。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至於此。而後一念之萌。無非光明正大。始可謂精義之君子矣。孟子切要之旨。每教人擴充本心。故以羊易牛。孟子謂是心足以行王道。盥水避蟻。程頤謂

當推此心以及四海。聖賢之重擴充也如是夫。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此一章書是孟子舉言行之極則以示人也。

孟子曰。凡有言必有指。言近而指亦近。不可爲善言。惟所言至近。而意指則極其深遠者。

誠善言也凡有守必有施守約而施亦約不可爲善道惟所守至約而功施則極其廣博者誠善道也此非君子其孰能之君子之言也不下於帶而不過舉目前之事言甚近也然言之所至義理畢該而道無不存焉則指何遠君子之守在脩其身惟務盡一己之理守甚約也然守之所推教化大行而天下無不平焉則施何博夫施之所以博者由其守之約耳今之人不務守約而務博施其病無異

於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是徒知期天下之平。而所求於人者重。不知期其身之必脩。而所以自任者輕。不亦失乎圖治之原耶。此善道之所由獨歸君子也。而善言可知矣。人能法君子立言脩道之功。而反求諸切近要約之地。安在嘉言懿行之不足以法天下而傳後世哉。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

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勉人以入聖之功也孟子曰堯舜湯武聖無異而安勉有異堯舜之聖純乎天而不假乎人性而聖者也湯武之聖盡乎人以合乎天復其性而至於聖者也所謂性者之德如何動容而見於顏貌周旋而見於步履無不中乎禮之節文者由盛德之至非有意於中而自然悉中也哭人之死而

哀。由誠心激發自然哀痛非爲欲生者之感我而哀也。經常之德盡其道而無回邪。自有得祿之理。然此乃自然不回。非以干君之祿而期於不回也。言語之發絕乎夸而必信實。固爲敦行之端。然此乃自然必信非以正己之行而期於必信也。即此數者而聖德之本乎性生。不待勉強。可類推焉。若夫反之之事如何。凡日用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是法也。君子奉行乎法。使志氣不迷於欲。踐履不

失其常。至於吉凶禍福。一惟聽天所命而已矣。而初何容心焉。蓋雖未能如安行之聖人。而其心已非有爲而爲。及其成功一也。人能反其性之固有。則其始雖不無反之之勞。其繼自一如性之之逸。而聖帝明王之德在我矣。可不知所以從事於性哉。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

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遊說之道也。孟子曰。世之遊說者往往震於勢位。而言有所不得伸。故凡說貴顯之大人。則當藐而輕之。勿視其貴顯之巍巍然。庶幾志意舒展。而可以盡吾所欲言也。所以藐之而勿視其巍巍者何故。蓋內重則外無所不輕。如大人之宮室。堂之高有數仞。榱題之廣有數尺。宮室之壯

麗如此。我得志而爲大人。弗爲此壯麗也。如
大人之食色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侍妾列
於御者數百人。食色之豐豫如此。我得志而
爲大人。弗爲此豐豫也。如大人之宴遊。縱心
般樂而飲酒。盡力驅騁而田獵。從行之後車。
至於千乘。宴遊之侈盛如此。我得志而爲大
人。弗爲此侈盛也。在彼者。皆徇一己之欲。以
肆於民上。而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聖賢
之法。日用動息。自各合乎當然者也。視彼宮

室食色以及宴遊極一時之烜赫特藐乎小耳曾何足駭耳目而畏心志哉夫大人固宜畏而不宜藐者也然所謂畏大人者非徒畏其巍巍之勢而已若能有藐大人之氣而仍不失畏大人之心斯乃深於畏者矣蓋藐其勢而畏其德藐之正所以畏之也否則是諂也非畏也畏與藐雖相反而實不相悖也與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

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養心之要也。孟子曰。理具於心。求之而得其所以為心。則貴有以養之。而養之之道。惟在去其心之累而已。心之動於物者為欲。一心而衆欲攻焉。則心何以自主。是莫善於寡欲。蓋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其為人也。於凡心之所欲。無不予以節制之功。如是者欲寡。欲之數寡。則理之數多。雖有放而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於凡心

之所欲。一皆任其向往之私。如是者欲多。欲之數多。則理之數寡。雖有存而不放焉者亦寡矣。欲之多寡。係於心之存亡。此所以養心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亦難言矣。非明於理欲之分。安能卻欲而使之必寡。故寡欲爲養心之本。而致知又寡欲之要也。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

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此一章書見曾子之不忘親也。昔曾子之父曾晳。好食羊棗。而曾子以食必思親。故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之味孰美。孟子曰。羊棗不如膾炙之尤美。膾炙哉。公孫丑曰。膾炙之味既美。則曾晳亦必嗜膾炙。而不專嗜羊棗。曾子既不忍於食羊棗。豈其獨忍於食膾炙乎。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

食羊棗。孟子曰。膾炙。人所同嗜也。羊棗曾晳所獨嗜也。同嗜者無所動於心。所以食也。獨嗜者。每生感於物。所以不食也。猶之諱親之名。而不諱親之姓。姓乃人所同。故不諱也。名乃親所獨。故不得不諱也。曾子之食膾炙而不食羊棗。其即此意也夫。蓋孝子之於親。雖一嗜好之物。而不忍置諸懷也。有如此。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

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崇正闢邪之心也。萬章問曰。昔者孔子在陳國之時。嘗自歎曰。吾周流天下。本欲行道。道既不行。何不歸來於我魯國乎。蓋吾黨後學之士。其志極大。而濶畧於事爲。充其志直欲進而取法古人。終身以爲向往。不肎改變其初心。其狂如此。足副我傳

道之望。此我所以有感而思歸也。夫士而曰狂。非其至也。乃孔子在陳獨思魯之狂士。其意何居。孟子曰。聖人之心。無非爲道計也。孔子嘗有言曰。傳道以人。吾不得中道之士。而與之進道。然則吾將何與也。必也其狂獧之品乎。蓋狂者尚其志。而常懷進取之心。獧者尚其守。而不爲不善之事。均之可進於中道也。由孔子之言觀之。則其初心豈不欲中道哉。特以不可必得。而斯道又不可無傳。故不

得已而思其次於中道之狂。庶幾爲任道器也。豈無爲而思魯之狂士哉。揆孔子思魯之狂士欲其任道。實欲其行道也。所謂裁成狂士者。非抑之也。抑之則士氣不伸。相與化爲齷齪之庸人。而猶望其能行道也。是以千里而責駑駘也。是故欲養人才者。必先自振士氣始。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

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
獧也。是又其次也。

此四節書是孟子明狂獧之實也。萬章問曰。
狂士之思。固非聖心之得已。然當時在魯國
之人亦多。敢問若何等人。斯可謂之狂士矣。
孟子曰。當時孔子弟子。如琴張。如曾晳。如牧
皮。此等人品。孔子之所謂狂矣。萬章曰。有狂
之名。必有狂之實。敢問其人所行何等。而遂

稱之爲狂也孟子曰欲知狂之所以爲狂惟於其志願觀之其志嘐嘐然誇大卑視今世之士以爲不足稱數動輙曰古之人古之人其志大言大如此及因其言以考其行則志大而不能充其志言大而不能踐其言於平日所自許者未能掩蓋而無缺也狂之爲狂如此踐履雖歉於篤實而志願則極其高遠稍裁抑之至於中道不難矣惟狂者又不可得於是思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其操履

極其謹嚴。其廉隅極其砥礪。一切卑汙苟且之事。深惡之而不肯爲。志雖不足守則有餘。此所以謂之獧也。以中行之士律之。此又其次焉者也。夫中行不得。而思及於狂。狂又不得。而思及於獧。其取人愈恕。而爲道之心愈切矣。按士必能以古人自待。而後可以備國家之用。必能以古人自律。而後可以立名敎之防。若志趨不高。操履不潔。是根本已失。餘何足觀。聖賢之所棄。必非帝王之所收也。用

人者可以審矣。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

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此四節書。見聖人惡鄉原之意也。萬章問於孟子曰。孔子嘗言。人情不見親厚。則怨恨易生。若過我之門而不入我之室。我亦無恨於彼者。其惟鄉原之人乎。蓋鄉原之人。害乎德而爲德之賊也。不入我室。我何恨焉。孔子之惡鄉原也如此。敢問若何等斯可謂之鄉原矣。孟子曰。欲知鄉原之爲人。惟觀其譏狂獧

之言可見矣。其議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也。言誇大而不顧其行。行潤畧而不顧其言。動輒稱曰。古之人。古之人。其議獧者曰。何必如此踽踽然而獨行焉。涼涼然而寡薄焉。鄉原之議狂獧如此。吾度其心。必謂人既生於斯世。則但當爲斯世之人。使舉世皆稱爲善人。斯可矣。何必生今而慕古。異衆以爲高哉。其言議夫狂獧。其志徇乎世俗。闇然淡自閉藏。以求媚悅於世者。乃鄉原之行徑也。萬章

曰。鄉人之論。亦甚公也。今盡一鄉皆稱爲謹厚之人焉。是其立身行己。無所往而不爲謹厚人矣。孔子反以爲德之賊者何哉。孟子曰。孔子以鄉原爲德之賊。非無謂也。蓋以鄉原之爲人也。欲槩舉其失以非之。則掩覆甚周。無可舉而非也。欲細指其過以刺之。則韜藏甚密。無可數而刺也。俗已流失。而同之不敢爲異。世雖卑汙。而合之不敢相離。心之所存。本非忠信也。而似乎忠信之不欺。事之所行。

本非廉潔也。而似乎廉潔之不苟。是以一鄉
之衆皆欣然悅之。不知其非也。彼因衆人之
悅。自以爲是。亦不知其非也。知其非尚可改
圖。自以爲是。則終身汩沒於斯世。而不可與
入堯舜之道矣。故曰德之賊也。按五代時之
馮道。先儒以爲古來第一鄉原。然彼猶似忠
信似廉潔者也。後世且有明明不忠信。明明
不廉潔。而閹然媚世。爲全軀保富貴之計。至
於無所不爲者。則又下鄉原一等矣。乃彼方

自以為得計。人亦以為當然。世道至此。尚忍言哉。養廉恥。尚風節。有國家者宜加意焉。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此一節書見鄉原所以可惡而君子貴於反經也。孟子又告萬章曰。昔孔子又有言曰。吾

謂鄉原德之賊者。正謂其似德非德耳。蓋天下有眞是者人固知其爲是。即有眞非者人亦知其爲非。猶不足以惑人。無可惡也。惟似是而實非者。最能亂眞。最能惑世。爲淩可惡焉。試舉其類言之。莠似苗而非苗。惡莠者恐其亂苗也。佞似義而非義。惡佞者恐其亂義也。利口似信而非信。惡利口者恐其亂信也。鄭聲似雅樂而非雅樂。惡鄭聲者恐其亂雅樂也。紫色似朱而非朱。惡紫者恐其亂朱也。

至於鄉原。不狂不獧。似德而非德。惡鄉原者。恐其亂德也。然推其所自。豈鄉原之能亂德哉。由夫經不正而眞是之未明耳。君子爲世道計。亦惟率之以躬行。彰之爲教化。復此堯舜以來眞正不易之常經而已矣。常經既復而歸於正。庶民皆知經常之道爲吾眞是。勃然咸興於善。庶民既遵君子之教。而興起於善。則似是而非之邪慝潛藏厚匿不可測識者。皆難以容於世矣。夫轉移世道。止在表正

人心故孔子惡鄉原而孟子繼之以興庶民之說蓋庶民不興未有不惡狂獧而喜鄉原者也世運升降以士氣民風爲根本有天下者尚其加意於此哉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

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此一章書。是孟子以道統自任也。孟子曰。聖聖相傳。大約五百年其候也。有聞而知之者以繼其統。則必有見而知之者以開其先。由堯舜至於湯。蓋五百有餘歲。湯何以得統於堯舜哉。由有禹皐陶諸人。親見堯舜而知其精一執中之旨。是以湯得聞而知之也。由湯

至於文王亦五百有餘歲文王何以得統於湯哉由有伊尹萊朱諸人親見湯而知其聖敬日躋之學是以文王得聞而知之也由文王至於孔子又五百有餘歲孔子何以得統於文王哉由有太公望散宜生諸人親見文王而知其緝熙敬止之德是以孔子得聞而知之也由此觀之聖道之統必有見知者傳之於前而後聞知者得有所考以紹於後從古爲然不可誣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日僅

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且由鄒至魯。封域相接。近聖人之居。又若此其甚也。此其間宜有人焉。見而知之。如禹皐諸人者。而後不患無聞而知之。如湯文諸人者。然而寥寥百年間。無有其人乎爾。則亦無有其人乎爾。按孟子此言。雖不敢明以道統自任。而自任之意切矣。道者何。孟子七篇首言仁義。此道之大端也。後世有躬行仁義於上者。即堯舜湯文之君。而講明仁義於下者。即孔

孟之徒也。道在天壤。代有傳人。有後起之責者。烏可以自諉也哉。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六